

doi:10.3969/j.issn.1674-151x.2010.04.065

唐帝国与马球运动

刘克俭

(兰州理工大学体育部, 甘肃 兰州 730050)

摘要: 唐代马球发展盛况空前, 尤其是二十余位皇帝都十分酷爱马球, 并为马球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主要通过文献资料等方法, 对唐代的马球运动进行全面系统的考释, 以供研究者参考。

关键词: 唐代; 马球; 骠鞠

中图分类号: G84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51X (2010) 04-134-04

1 前言

随着唐帝国的经济、政治的发展和交通的进步、人口的增多, 以及都市的纷纷兴起, 产生了一个庞大的有闲阶层, 这必然为文化建设带来新的动力, 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文化面貌产生重大影响。其中, 唐代的民间体育之丰富多彩、精湛超绝、人才辈出, 完全是由此决定的。例如, 围棋已经普及到僻远的山村, 连普通的农村妇女中也有棋艺极高的强手。其他诸如马球、马戏、寻橦、剑舞、胡旋舞、胡腾舞、蹴鞠、步打球、竞渡、拔河、秋千、角力、相扑、投壶、射箭等都获得了新的发展, 尤其是击鞠已形成了一种高尚的宫廷文化, 并且在贵族和军中十分普及, 像中宗、玄宗、穆宗、敬宗、宣宗等, 不仅是球迷, 而且还是场上好手, 甚至还出现了妇女组织球队对打。

2 文献记载唐时期的马球

唐代马球运动的兴起, 源于唐太宗时期。《封氏闻见记》卷六载: 太宗常御安福门, 谓侍臣曰: “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 会一度观之, 昨升仙楼有群蕃街里打球, 欲令朕见; 此蕃疑朕爱此, 聘为之。以此思量, 帝王举动, 岂宜容易, 朕已焚此球以自诫。”该史料为我们提供了唐代马球由长安兴起的大致时间和原因。引文中唐太宗的“西蕃人”是泛指西域诸国或唐朝西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人, 那时还把唐朝北边的一些国家的民族

称之为“北蕃”, 而把所有外夷人均称之为“蕃”或“胡”。

然而, 唐与吐蕃有关马球的史料, 一是景龙四年庚戌(公元710年)正月乙丑, 唐中宗宴吐蕃遣使与苑内球场, 命驸马都尉杨慎交与吐蕃遣使打球, 并率侍臣观之。二是《《册府元龟》卷110帝王部》: “景云中, 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 中宗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 吐蕃赞咄奏言, 臣部曲有善球者, 请与汉敌。上令杖内试之, 决数部, 吐蕃皆胜。”(《封氏闻见录》) 这两次都在公元710年, 一次是正月, 一次是二月; 一次在苑内球场, 一次在梨园亭子。可是一则记为“景龙四年”, 一则记为“景云中”, 实际上同为庚戌(公元710年), 是中宗和睿宗交替的一年。这和太宗贞观年间的“比以令习”已差近百年了。

据《国史纂典》和其他一些文献记载, 唐中宗李显对于推动唐代马球运动的蓬勃发展曾发挥过重大作用和影响。《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九载: “上(指唐中宗)好击球, 由是风俗相尚。”在唐中宗的影响下, 许多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军队将士、平民百姓, 都纷纷参加马球活动, 蔚然成风。据唐代刘餗的《隋唐嘉话》记载, 景龙年间, 妃主家竞建马球场, 驸马杨慎交、武崇训把油洒于地以筑球场, 这反映了当时所造球场平滑如砥, 质量较高。

唐玄宗李隆基从青少年时起就迷恋马球, 当时民谣云: “三郎少时衣不整, 迷恋马球忘回宫。”民谣中的“三郎”是李隆基的小名。从做王子到当皇帝, 李隆基始终耽乐于马球, 他于十六宅建造雍和

殿, 经常去那里与诸王打马球。唐玄宗打球也时常遭人劝谏, 王谔《唐语林》卷七载: “玄宗尝三殿打球, 荣王坠马, 闷绝。黄幡绰奏曰: ‘大家年纪不为小, 圣体又重, 倘马力既极, 以至颠蹶, 天下何望? 何不看女婿等与诸色人为之, 如人对食盘口眼俱饱, 此为乐耳! 傍观大家驰逐忙遽, 何暇知乐?’ 上言‘尔言大有理, 后当不复自为也’。”以上文献记载说明, 唐玄宗可不像有些皇帝那样, 将进谏的人贬至看不见的地方, 也或许是他尚受世俗礼仪的影响, 不愿失去皇帝应有的体面答应只是搪塞的或暂时的, 其实他对他酷爱的马球活动并未有忘怀。

唐玄宗当政的前期, 任贤与能, 从谏如流, 曾形成了唐代政治经济的高峰——开元盛世。在他当政的后期, 却日益沉迷于酒色、游乐, 使盛世剧衰, 大唐基业几乎毁于一旦。作为几乎伴随他戏剧性一生的马球活动, 后人颇多指责裁抑, 自是情理中事。天宝六年(公元747年), 年逾花甲的唐玄宗李隆基(时年六十二岁), 还兴致勃勃地在骊山行宫球场与御林军将士一起跃马挥杖进行马球比赛。当时礼泉县尉闫宽撰写了一篇《温汤御球赋》(载《文苑英华》卷五十九), 真实而生动的记述了这次马球比赛直到日暮时分才结束的热烈场面。李潜《松窗杂录》载: “上(玄宗)好马上击球, 内殿所饲者意犹未尽。适会黄幡绰戏语相解, 因曰: ‘吾意欲良马久之。’ 且曰: ‘今三丞相悉善马经。’ 上曰: ‘吾与三丞相语政事之外, 悉究其旁学, 不闻有通于马经者, 尔焉得知之?’ 幡绰

投稿日期: 2010-01-11

作者简介: 刘克俭(1961~), 副教授。研究方向: 学校体育。

曰:‘臣日日沙堤上见丞相所乘马皆良马也,以是知必通马经。’上因大笑而语他。”这表明唐代对打马球所用之马要求较高,不能只视其高大,而要视其灵活,如元稹《进马状》载“解击球者,每嘉其环回斗转,动必惬意”,徐寅《尚书打球小步骤最奇因有所赠》也载:“步骤最能随手转,性灵多恐会人言。”元代诗人张昱在《赵仲穆人马图》一诗中曾云:“开元球马尽龙材”——唐朝所用打马球的专用马,很可能由西域引入良马,开元五年(公元717年),于阗就向唐朝进贡过两匹用于打马球的良种马。由于马在马球比赛中的重要性,所以唐室历代帝王都十分重视培育良马,供打球专用。

唐德宗时,徐州刺史、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本系一儒生,当节度使后,经常热心马球,尽管其幕僚韩愈曾劝他从事一些安全平静的活动,但他依然迷恋马球并著有《酬韩校书愈打球歌》,论及军中打马球的益处。

继玄宗之后,唐室帝王中酷爱打马球的尚有德宗、穆宗、敬宗、宣宗、僖宗和昭宗等。贞元元年二月寒食,德宗与诸将击鞠于内殿。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十二月壬午,穆宗到神策军驻地打马球,“幸右军击球”(《唐会要》卷二十七),打球后到城南狩猎;长庆二年十一月庚辰,他在和后宫击球于禁中,有一个太监从马上坠落,穆宗受惊过度,“足不能履地,风眩就床”(《旧唐书·穆宗本纪》)。四年正月,穆宗驾崩。唐穆宗几乎是身不离球场,荒于政务,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因打马球而得病,后服长生药病死。

据《通鉴纪事本末》卷二百零二记载,长庆四年的一天,宫内染坊匠人张韶与一名占卜的朋友苏玄明,密谋暗杀敬宗皇帝。此时,敬宗正在清思殿打球,得知张韶谋害他的消息之后,敬宗带领宦官逃往左神策军。而张韶等人一路杀进清思殿,发现敬宗已逃跑。但这时左右神策军包围了清思殿,张韶和苏玄明等人全部被杀死。事隔两年,敬宗在一次夜猎狐狸归来,正在宫中饮酒,被一名击球的军将杀死在宫中。

文宗称帝之后,虽也十分喜爱打马球,但是他吸取了教训,下诏将球场却还武军。提出了克己复礼,修政安人,在他颁布的一系列去奢从俭的条令中,就有一条针对马球的:“东头御马坊球场,并却还左龙武军。其殿及亭子,令所司拆毁,余舍并赐龙武军收管。”(《资治通鉴·唐文宗开成元年》),

仅偶尔观看角抵、蹴鞠之类的游戏。

武宗继位之后,酷爱马球。《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一“周宝传”》载:“(宝)曾昌时迁方镇才校,入宿卫,与高骈皆隶右神策军,历良原湏使。以善击球,俱备军将军。骈以兄事宝,宝强毅,未尝语诟于人,官不进。自请以球见,武宗称其能,擢金吾将军。以球丧一目,进检校工部尚书,泾原节度使。”镇海军节度使周宝和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都跻身神策军士,以善击球而进谒军将,因球艺高超,累官至节度使,成为专制一方的最高军政长官。文献中记载,周宝在军中不得志,后以“击拂之妙,天下知名”。他曾在润州(今江苏镇江)参加过一次精彩的马球比赛。唐武宗称其能,迁金吾将军。后来在一次马球比赛中,“以球丧一目,进检校工部尚书”,官至镇海节度使。这是周宝和高骈利用与唐武宗对马球的共同爱好,迎合皇帝之兴趣而进取高官。唐武宗重用周宝、高骈,反映了唐武宗对马球的酷嗜和迷恋。

据《唐语林》卷七记载:“宣宗李忱马球技艺娴熟,‘宣宗矢击鞠皆尽其妙。所御马,御勒之处,不加雕饰,而马尤矫捷。每持鞠杖,乘势奔跃,运鞠于空中,连击至数百而马驰不止,迅若流电。二军老手咸服其能’。宣宗每月都约皇室成员雍和殿打几次马球‘以娱圣心’。又裴廷裕《东观奏记》载:‘上(宣宗)敦睦九族,于诸侯王,尤尽友爱,即位后,于十六宅起雍和殿,每月三两幸,与诸侯王击鞠合乐,锡有差’。”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僖宗纪”载:“广明元年二月,杀左拾遗候昌业;昌业以上专务游戏,上疏极谏,上大怒,召昌业至内侍省赐死。上好蹴鞠斗鸡,尤善击球。尝谓优人石野猪曰:‘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对曰:‘若遇尧、舜作礼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驳放。’上笑而已。唐僖宗自认为他精通马球,尤其擅长击球,曾向人夸耀自己的球术。他对戏剧演员石野猪说:‘我假使应考‘打球进士’应取得第一名(状元)。而石野猪却说,那可不一定。如果遇到像尧舜禹那样圣明的人做礼部侍郎,陛下可就是名落孙山了。’由于僖宗迷恋马球而荒废朝政,左拾遗候昌业冒死上疏极谏,因此触怒僖宗而被赐死。”

唐代从高宗李治到昭宗李晔,至少有十五个皇帝都是马球爱好者,甚至是身怀绝技的球坛好手。

3 唐代军中的马球

初唐时期,马球运动逐渐在市井和宫廷、贵族间流行。由于受突厥骑兵的影响,唐代实行轻装骑兵,军队重视个人骑术的训练。随着府兵制的衰败,募兵制的兴起,唐代实行长行官建制。因此,唐玄宗于公元747年发布诏书,将马球运动推广到军中,这既可提高将士的身体素质、培养机智灵敏的反应能力,又能提高策马作战的能力,有利于作战水平的发挥。因此,唐代军队对马球运动是高度重视的,注重从马球运动中培养军事人才,在宿卫两宫的禁卫军和左右神策军的将士以及各地驻军中,都经常开展马球比赛。唐代诸帝对马球技艺出众的军队将士,除赏赐金帛钱物以外,还往往破格提拔,甚至特设“击球将军”之职,对其进行表彰、奖励,使马球运动在军队中异常活跃。《资治通鉴》卷六十九载:“凡击球,立球门于球场,设赏格等。各立马于球场之两偏以俟命,神策军吏读赏格谕,都教练使放球于场中,诸将皆驱马趋之,以先得球而击过球门者为胜,先胜者得第一筹,其余诸将再入场击球,其胜者得第二筹焉。”

唐朝军队中有许多精于马球的人物。《酉阳杂俎》中记有一位姓夏的河北将军,马球技艺高超。夏将军的绝技是:在球场上叠放十几枚铜钱,夏将军从远处打马飞驰过来,挥动手中的球杖,挥身一击头恰好把最上面的一枚铜钱打飞击去,一直飞到六七丈高的地方。然后他折马再飞奔回来,又击一枚,依然只把最上面的一枚铜钱打飞出去,可见这位将军的击鞠技艺之娴熟。

马球迅速风行于全国诸军兵营,历经盛唐、中唐、晚唐,直成为“军中常戏”。盛唐时期,随着募兵制的兴起,练兵方式有了新的改变。《封氏闻见记》卷六载:“永泰(公元765~766年)中,苏门山人刘钢于郾下,上书于刑部尚书薛公云:‘打球一则损人,二则损马,为乐之方甚众,何必乘兹至危,以邀暑刻之叹耶?’薛公悦其言,图钢之形置于座右,命掌书记陆长源为文赞美之。然打球乃军中常戏,虽不能废,时复为耳。”这说明了唐时期马球流行的原因,以及马球的确是军队训练骑术的一种有效方法。军队中除了日常性的马球活动之外,每年还利用冬闲时节,在临潼组织军士举行大规模的马球表演,以此作为全国性的示范。蔡孚作《打球篇》一诗,序言说:“打球者,……以练武士,

知有才也。”指出：“共道用兵如断蔗，俱能走马入长揪。”马球赛的马为精选的“騄骥”、“紫骝”。球似“奔星乱下”，杖似“初月飞来”。唐玄宗亲临现场“薄暮汉宫愉乐罢，还归尧室晓垂旒。”唐代学者李潜《松窗杂录》云：“上好马，击球，内厩所饲者，意犹未甚适”，皇帝因此诏令精通《马经》的人索求骏马，以备军队将士进行马球赛时骑乘。

唐德宗李适在位时，韩愈撰写的《汴泗交流赠张仆射》一诗说：武宁节度使张建封率军驻守徐州，每天黎明时分，组织好士兵和百来匹军马，在方圆千步、平坦如砥的球场上进行马球比赛，场面惊心动魄。韩愈诗中曰：“分曹决胜约前定，百马攒蹄近相映。球惊杖奋合且离，……霹雳应手神珠驰。……发难得巧意气粗，欢声四合壮士呼。……”诗中既生动的描写了军中马球比赛的激烈、精彩、惊险的壮观场面，马球高手们各展绝技，同时也逼真地反映出球场四周众多士兵观众欢呼赞好的场景。但是，韩愈写这首诗的目的却在最后的两句上：“此诚习战非为别，岂若安坐行良图？当今忠臣不可得，公马莫走须杀贼。”这句影射得张建封十分不自在，不得以写下了《酬韩校书愈打球歌》以为自己辨白。

在唐代打球规模最壮观，举行比赛次数最多，技艺最高的应属军队。例如，打球军将周宝即是其一。刘崇远《金华子》卷上载：“周侍中宝与高中令骈，起家神策打毬军将，而击拂之妙，天下知名。李相国公领盐铁在江南，驻泊润州万花楼观春。时酒乐方作，乃使人传语曰：‘在京国久闻相公盛名，如何得一见？’宝乃辄辍乐命马，不换公服，驰骤于彩场中。都凭城楼下瞰，见其怀挟星弹，挥击应手，称叹者久之，曰：‘若今日之所覩，即从来之闻，犹未尽此之善也。’”

唐代在全国各地的驻军，都广泛开展马球运动。例如，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的军事重镇——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名城，唐朝在敦煌地区驻守有大量军队，修筑有多处军用马球场。敦煌遗书《甲戌年邓弘嗣改补充第五将头牒》记载：“领步卒虽到球场，列阵排军，更宜尽忠而效节。”在敦煌遗书中有许多关于归义军马球场管理中所支出的账目单。

唐时期，由于马球和古代以骑兵为主的作战形式极为相似，既可锻炼人的体力和培养机智灵敏的反应能力，又能提高策马作战的技能技巧。因此，马球运动在

唐代一直是军中作为习武和娱乐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唐玄宗以诏令形式，要求将马球作为一种“用兵之技”在全军推广。由此，马球从盛唐至晚唐一直是军中骑兵训练的重要手段。

4 唐代墓葬壁画出土文物中的马球图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断出土世代的唐代墓室壁画已经积累到一个相当的数量，成为唐代极其重要的考古文物种类和实物资料系统，以至于为今天我们研究唐代马球文化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唐代墓室的马球壁画属于贵族文化，是唐代主流文化的一个方面，它形象地记录了当时宫廷、宦官、军队中开展马球的景象。它一方面是对现存文献中有关马球记载的形象诠释，另一方面又是对文献中某些不足之处的验证和补充，具有“证史”和“补史”等作用。

1956年在长安皇宫的北边禁苑遗址基建时，出土了一块石碑上刻有“含光殿马球场”，“大唐大和辛亥岁乙未月建”字样。这表明唐文宗大和五年（公元831年），已把球场建筑纳入宫廷的整个建设计划之中。

1971年在陕西乾县乾陵发掘章怀太子李贤墓时，在墓道西壁发现了一幅反映唐代打马球的壁画。此图全长8.2米，南端高1.7米，北面高2.4米，画面绘有7名持球杖的骑手身着各色窄袖袍、足着黑靴、戴幞头，左手执缰，右手执马球杖，驱马往来奔突、争相击球的紧张激烈的场面。

1975年在江苏省扬州市邗湾镇出土唐代打马球画像菱花镜一面，图案绘有四人打马球图。

1979年陕西礼泉县烟霞乡山底村发掘检校凉州总管杨温墓时，发现墓室东壁绘有一幅《仕女图》，其中有持球杖的女侍。

1981年，陕西临潼关山唐墓出土四件白陶打马球俑。1959年，陕西长安县南里五村唐韦炯墓出土，打马球俑四件。1976年，在山东省嘉祥县杨楼村，发掘隋代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徐敏行墓时，发现墓室西壁绘有一幅壁画，表现有手持球杖的马球手。

1990年在赤峰市敖汉旗丰山村皮匠沟辽墓中发现了打马球图。同年在吉林延边和龙县渤海大兴五十六年即唐贞元八年（公元792年）贞孝公主墓室西壁发

现有绘持马球杖的壁画。

1995年在敖汉旗马尼罕乡七家村和四家子镇发掘辽墓时，又发现在1号墓绘有打马球的壁画。

同年在陕西富平县宫里镇南陵村西北，发掘节愍太子李重俊墓时，在墓道西壁绘有打马球的场面，共存两处画面。北边的一处可见5人骑马向南奔驰，一手握球杖，一手持缰，皆头戴黑色幞头，身穿红、黄、绿、灰等色圆领袍，足蹬黑靴，最北端的一人，手持三副球杖，略向南的一处有5人立马向南观看球场赛况。另一组绘有5名骑手，头戴黑色幞头，着圆领长袍，足蹬黑靴，前二人手持球杖，纵马驰向球场。

2000年在陕西省蒲城县三合乡三合村，唐惠陵发掘让皇帝李宪夫妇合葬墓时，甬道西壁绘有仕女图28幅，其中西第11人，一女着男装，戴黑色幞头，身着团领开衩长袍，足蹬翘首线鞋，双手于胸前合抱马球杖一柄。另外，李宪墓所出重要文物之一即为石刻制品，包括石门、石椁部分。石椁位于墓室西侧，由32块不同形制石料组成。位于石椁东面北侧，画面长1.47米，宽0.73米，刻男装仕女图，人物高1.08米，面北而立，身着开衩长袍，戴软脚幞头，腰束带，足蹬翘首锦靴。左肩后斜背马球杖两柄。另外，在最近发掘的嗣虢王李邕墓中也绘有马球图。

5 结 语

唐代历经贞观、开元之治，商业和交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都市空前繁荣，市民阶层积聚之势已在酝酿之中。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的马球运动连续闪耀出它的几个鲜亮的光点，出现了宫廷和军队的马球运动。尤其是宫廷文化与军队文化的交汇，对马球规则的完善和推动马球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唐代自太宗、中宗、玄宗、宣宗、穆宗、敬宗、僖宗、昭宗皆是马球爱好者。有些王子王孙、驸马和大臣如李邕、杨慎交、武崇训、武延秀、李晟等均是马球高手，甚至后宫的嫔妃和宫娥也以打马球消遣时光，出现了女子打马球，并创造骑驴击鞠（即驴鞠）及步打球等。

由于马球是一种宫廷贵族性的体育运动，墓葬壁画和出土文物的马球图和马球俑等自然也是皇族身份的一种象征。同

（下转第102页）

表1 实验班与对照班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检验结果表

项 目	实验前测试		实验后测试	
	对照班	实验班	对照班	实验班
MHT 值	40.39±10.52	39.26±11.23	39.18±10.84	36.02±10.26
T 值	0.68		2.56 *	

注：***p<0.001, **p<0.01, *P<0.05

表2 实验班与对照班男、女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检验结果表

项 目	对照班		实验班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MHT 值	39.36±10.22	41.42±10.82	35.29±10.11	36.75±10.34
T 值	2.53 *		1.06	

注：***p<0.001, **p<0.01, *P<0.05

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以及“以心行气、务令沉着”等锻炼要求,使锻炼者全神贯注于练拳,杂念得以排除,身心疾病得以缓解。在对大学生进行1年太极拳锻炼后,许多学生体会到了“用意指导行为”,降低了对内部情绪和外部刺激的干扰,使一些心理障碍逐渐得以调整和改善,逐渐提高了个人自信、自尊、处事冷静和自强精神,缓解了烦恼、不安和自卑等不良情绪,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的激励。因此,太极拳锻炼能够调摄精神,使锻炼者通过自我调理而保持或恢复健康的心理,使之处于恬淡舒适、神态清明的状态。

2.3 太极拳锻炼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性别差异

从表2看出,对照班女生在总分量表上的平均值高于男生,表现出显著性差异(P<0.05)。经过1年的太极拳教学实验

班,发现实验班男、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性。从分量表中表现出对待焦虑的差异得到明显地改善,在学习焦虑、恐怖倾向上的改善表现得更加显著。

大学女生比男生表现出更多焦虑这一现象可以从社会、心理、生理等方面来解释。性别角色理论指出,性别决定了社会对两性所持的不同的期望,并进一步导致了两性迥然相异的社会行为模式。由于女生大多有感知细腻、思维具体、情感脆弱和体验深刻、性格上依赖性、封闭性敏感等心理特点,使得她们产生内心冲突的机会比男生更多。从太极拳运动特点来看,对女生的心理帮助更为显著,锻炼时要求精神、身体放松,整个身体伴随着古雅悠然的音乐,缓慢、轻松、肢体伸展、宁神静气地做动作。它不同于竞赛运动耗

能带来的紧张和疲劳,整个运动过程,耗能相对少,运动结束,习练太极拳者普遍会感觉身体轻松、精神爽快、疲劳消除,这对缓解学生来自学习、人际交往和恐怖倾向等方面的压力起着积极的作用。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 论

通过太极拳锻炼对实验者的心理健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中在改善焦虑、孤独、冲动、恐怖倾向等方面有明显的作

3.2 建 议

在教学中应根据不同性别特征、不同锻炼水平和不同身体条件的学生进行针对性教学。教师应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指导不同类型学生,把技术与心理训练统一起来,强化心理转换能力的训练,不断激励学生主观因素再改进,提高心理素质中的积极性,使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达到提高太极拳教学健心效果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王岗.太极拳对现代人心理调节的作用[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0(11).
[2] 曹振康.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必要性和对策研究[J].四川体育科学,2001(4).
[3] 陈晓莺.太极拳“内养”方法之研究[J].体育与科学,2002(6).
[4] 聂华.太极拳对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影响[J].中国学校体育,2003(3).
[5] 李凌云.太极拳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及身体自尊水平的影响[J].山东体育科技 2007,29(2).

(上接第136页)
时,它也为引证文献中对马球的记载,提供了形象的实物资料。

参考文献:

[1] 钱古川(明).百夷传校注[M].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
[2] 孟元老(宋).东京梦华录[M].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3] 王重民.敦煌变文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4] 陶宗仪(元).南村辍耕录[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5] 谷世权.中国体育史[M].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7.
[6] 令狐德棻(唐).隋书[M].中华书局,1973.
[7] 杜佑(唐).通典[M].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8] 阴法鲁.唐代西藏马球戏传入长安[J].历史研究,1959(6).
[9] 唐豪.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M].人民体育出版社,1959.

[10] 李松福.我国古代马球是唐初从波斯传来的吗?[J].体育文史,1983(1).
[11] 王溥.唐会要[M].上海古籍出版社[M].2006.
[12] 王谔.唐语林[M].中华书局,2007.
[13] 岑仲勉.隋唐史[M].中华书局,1980.
[14] 翁士勋.二十五史体育史料汇编[M].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7.
[15] 李重申.丝绸之路体育文化论集[M].中华书局,2005.
[16] 李金梅.中国马球史[M].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